



Tombs in the Yards of the Gelong People in Hainan Island

LI Hui¹, LI Dongna²

1. MOE Key Laboratory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Department of Biology,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HN571101, China.

ABSTRACT: The Gelong people reside in the downstream area of the Changhua River in the west most of Hainan Island. The language of Gelong, namely Cun, is considered to be a Hlai or Gelao language. Genetically, Gelong is most similar to Gelao people. During the visit to the Sand Village in Sigeng Township of Dongfang City, we found that Gelong usually have their tombs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ir yards, thus the dead people are very close to the living people. Bone-cleaning reburial, couple tomb, and stone coffin are used by the Gelong, similar to the Gelao people, indicating the cultural resemblances between the Gelong and Gelao besides the genetic and linguistic resemblances.

Key words: Gelong; Changhua River in Hainan Province; Bone-cleaning reburial; Stone coffin; Gelao

海南仡隆人院子里的墓地

李辉¹, 李冬娜²

1.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433; 2. 海南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 海口 571101

摘要: 仡隆人分布于海南岛最西端的昌化江下游两岸, 其语言村话被认为属于黎语类或仡佬语类, 遗传结构上最接近仡佬族。走访东方市四更镇沙村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仡隆人习惯于把家庭成员的墓地安排在院子中, 过世的人与活人毗邻而居。仡隆人还实行捡骨葬, 夫妻合葬, 使用石棺, 这些特征与仡佬族非常相似, 却与黎族很不同。这一现象提示在社会文化上仡隆人与仡佬族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关键字: 仡隆人; 海南省昌化江; 捡骨葬; 石棺; 仡佬族

当人们被海南岛绮丽的热带风光所吸引, 往往会忽略这个地域宽阔的岛屿上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说起海南岛的少数民族, 很多人只知道黎族[1:lic], 了解稍多的还能提及苗族(蓝靛瑶)[1:mji]和回族(占人)[1:huq]。其实, 海南岛上还有许多未识别的民族, 被临时统计在汉族中。这些民族主要集中在海南岛的西海岸,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北部临高县一代的行毗人[1:onb](也作“翁贝”, “行”为村, “毗”与临高县最早的称谓“毗善”义通)以及最西端昌江县和东方市的昌化江下游两岸的仡隆人[1:cuq](图 1)。

虽然早在西汉元封元年(前 110 年)昌化江地区就设置了九龙县和至来县, 中央政府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但是昌化城周边的仡隆人至今还使用着一种与汉语迥异的独特语言[2,3]。这种被称为“村话”的语言很早就被发现了, 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 直到解放初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才对其有专门的研究。1957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敏

写成了《海南“村话”和“临高话”调查简报》, 简略地介绍了村话, 认为其属于壮侗语族, 但是与黎语有很多相似处。1996 年著名语言学家仡隆人符昌忠出版了《海南村话》, 指出村话属于壮侗语族下的黎语支[3]。但是, 国际上最完整的语言学目录《Ethnologue》直到 2009 年的第 16 版, 还是把村话放在台-卡岱语系之下三个语族(黎、卡岱、侗傣)之一的卡岱语族中。卡岱语族之下又有拉基、仡佬、布央三个语支, 村话被放在布央语支中[1]。如果 Ethnologue 的分类有根据的话, 仡隆人在民族类型上应该更接近仡佬族, 而不是黎族。实际上, 根据我们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 发现仡隆人的遗传结构中有三种来源: 仡佬、汉、黎; 其中仡佬族的成分在父系中占 68%, 母系中占 38%; 而黎族的成分在父系中只占 5%, 在母系中只占 31%。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 仡隆人最主要的来源都是仡佬族, 而汉族和黎族的影响又都是不可忽视的。拉基、布央、耶容、普标、拉哈等仡佬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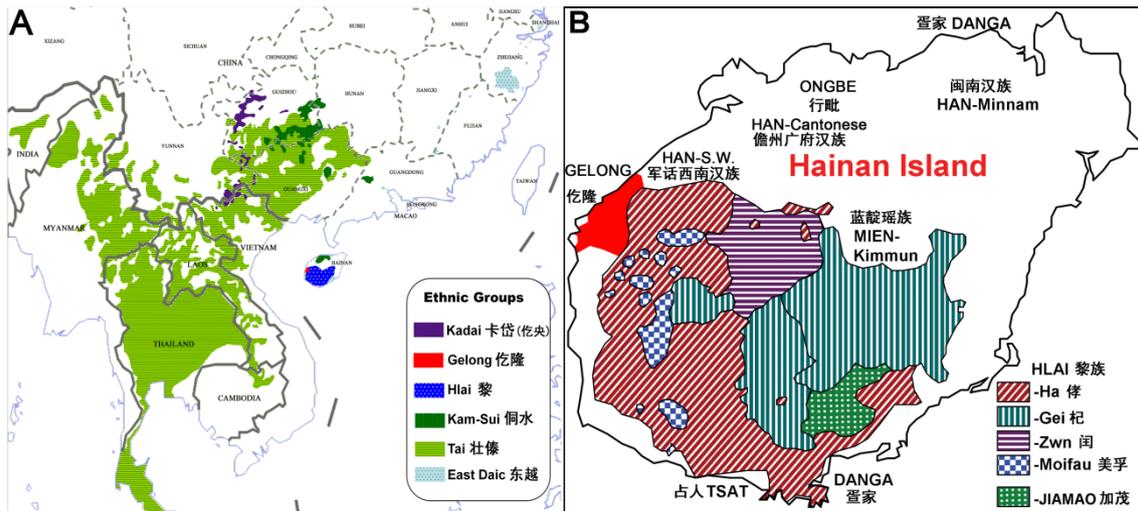


图 1 台-卡岱语系人群的分布 (A) 与海南各族群的分布 (B)

Fig.1. Distribution of Tai-Kadai populations (A) and Ethnic groups in Hainan Island (B)

族[4]都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地区[5]，距离海南非常遥远，仡隆人与他们在语言和遗传上的相似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仡隆”这个自称与“仡佬”非常相似，但是符昌忠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经常互称大哥(读音即“哥隆”)而被外界以此称呼[3]。但是很难理解为何不管男女老幼，他们都会被称为“哥隆”。既然仡隆人的遗传成分大部分来自于仡佬族类，“仡隆”一词来自“仡佬”的音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一种语言中两个不同的词有相同的发音也是很常见的。至于仡隆人多称来源于闽南，基本上受到海南最多的闽南人的影响，是一种文化的习得，就像广西壮族多称来源于南京一样[6]。

由于在之前的分子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仡隆人的民俗非常奇特，所以2010年1月30日途经东方市时我们又走访了仡隆人的村子。从东方市往北经过新街镇和墩头镇，就可以来到仡隆人的分布区四更镇。新街和墩头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小镇，紧靠在一个小港口边。街上到处可见陈旧低矮的二层小楼(图 2A)，大多是解放初甚至日据时代为了开采当地的铁矿，修建港口留下的房屋。四更镇东部和北部大多是仡隆人的村子，特别是北部昌化江边。我们驱车径直前往最北面的村子英显村。一路上就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路边许多房屋的旁边就是坟丘。据东方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介绍，传统上仡隆人习惯于把家人葬在门前的院落里或

者不远的地方，这样家庭成员生死都不会分离。这种活人和死人住在一起的风俗是非常罕见的。

英显村是一个较为发达的村子，村中多为新建的楼房，彼此间靠得非常近，院落空间很有限。在村中广场上的老酸角树下乘凉的老人们(图 2B)告诉我们，近年来村民新建楼房的时候，往往会把祖坟从院子里迁移到村外去，以节省空间。为了看到院子里的墓地，我们来到了英显村西面的沙村。沙村的传统民居保留得非常多。低矮的平房大多是用一块块珊瑚垒砌的(图 2C)。村中随处可见简易的牛车(图 2D)。中午时分，大部分村民都出门工作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里。但是我们发现这里的房屋分布也非常密集，在村中没有找到那种院子里的墓地。一个正在收拾柴火的老大娘告诉我们，村里的人太多了，坟墓放不下了，只好搬到村旁去了。但是她家的屋里还保留着一个供桌，摆放着祖先的牌位，天天上香(图 2E)。这样，祖先还是和她住在一起。老大娘说，只有村边上几家人家的院子比较大，家人的坟墓还在院子里面。我们走到村子的尽头，果然看到最外面几家人家房前的院子里有一排坟头(图 2F,G)，离开房屋不到十米。除了年代过于久远的，这些坟墓大多有封土，近期还用水泥糊了一个外壳。每个坟前立一块大墓碑写明朝代、谥号、墓主、年代和立墓人。从墓碑上看，这些坟墓都是夫妻合葬墓。这几家人

家的坟墓最早的是清朝前期的，墓铭多以“大清”、“皇清”开头；民国的墓铭多以“民国”开头；解放以后的墓铭则以“中华”开头。一篇典型的墓铭写作“民国考妣溢良善慈爱李大太公婆坟 民国八年五月初四日卯时立 公讳国强 乃大利公之长子 配母翁氏 享寿七十四 生男四枝 女二口 勤俭持家 培男各皆成家立业 尤培三男师范毕业 公之功可谓大矣

师范毕业男文星都表连 孙茂楸枝桀椿标芳 桑柑松 女凤斐双女婿翁文盛吉茂璋”(图 2H)。这篇墓铭反映出仵隆人非常重视文教，对于师范毕业尤感荣耀。

封土的规模都很小，连一个人平躺的长度都不够。原来仵隆人是采用捡骨葬的风俗的。人死后先草葬，等数年以后再挖出骸骨。那时尸体腐烂殆尽，只剩白骨，收拾放入石



图 2 仵隆人的村落和墓葬 A.新街镇上的老房子；B.酸角树下乘凉的老人；C.珊瑚礁墙；D.牛车；E.屋里的祖先供桌；F.符家院子里嘉庆年间的墓葬；G.李家院子里的墓葬；H.李家的一块墓碑。

Fig.2. Village and Tombs of the Gelong People. A. Old building in Xinjie Town; B. Enjoying the cool under a Tamarind tree (*Tamarindus indica*); C. Coral wall; D. Oxcart; E. Ancestral tablets in the house; F. The tomb of Jiaqing years in Fu family's yard; G. Tombs in Li family's yard; H. A tombstone of Li's family.

棺，重新隆重下葬，并封土立碑。故而夫妻合葬墓所占用的空间也还是很小。关于仡隆人的捡骨葬，当地还流传一个故事，一个妇女手术后死亡，草葬数年以后捡骨，却在骨盆中发现了一把生锈的镊子，因此发现了一起医疗事故。这种捡骨葬的风俗是壮侗语族的百越民族由来已久的风俗，但是黎族却没有这种风俗。南方很多蹭长途迁徙的民族群体，比如畲族、闽南人、客家人等等也有这种风俗[7]，所以这种葬俗并不能判断源于何处。但是石棺的使用却与仡佬族的葬俗非常吻合[8]，仡佬族同类的其他民族群体，例如拉基人等等都使用石棺葬[5]。所以在语言和遗传之外，仡隆人与仡佬族也有民俗上的相似性。这两个人群同源的观点是比较可信的。

海南岛西海岸不但有仡隆人、行毗人等未识别的民族群体，还有黎族的美孚、俸支系，汉族的使用闽南话、儋州话、军话的人群。这些群体在语言、服饰、民俗等等多方

面都有很多差异，使得海南西部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设计开发过程中，西海岸可以把握机会，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与民族文化结合的道路，充分挖掘独特的民族文化，在沿海地带选址设立一些民族村等主题公园，以吸引游客，特别是环岛游轮的停靠，走出西海岸旅游发展的特色道路。

参考文献

1. Lewis MP (2009)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ixteenth edition. Dallas, TX: SIL International.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199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3. 符昌忠(1996)海南村话.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4. 李锦芳,周国炎(1999)仡央语言探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5. 李辉(2002)夜郎自小——关注被遗忘民族的命运. 世纪中国周刊(香港) 96,2002年5月10日.
6. 徐舜杰,刘小春,罗树杰(1990)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7-10页.
7. 石奕龙(2005)中国民俗通志(丧葬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8. 蔡正国(2008)仡佬族丧葬习俗. 石阡县人民政府网站.